



酉陽雜俎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77

廿五



幽 恠 錄	飛 燕 遺 事	元 恠 記	幻 異 志	三 夢 記	雷 民 傳	任 氏 傳	南 柯 記	章 臺 柳 傳	霍 小 玉 傳	長 恨 歌 傳	龍 女 傳	虬 髯 客 傳	仙 吏 傳	酉 陽 雜 俎
古 鏡 記	趙 后 遺 事	續 元 恠 記	靈 應 傳	幽 恠 錄	離 魂 記	袁 氏 傳	枕 中 記	非 煙 傳	牛 應 真 傳	梅 妃 傳	妙 女 傳	馮 燕 傳	英 雄 傳	諾 皇 記
楊 媚 傳	搜 神 後 記	昌 黎 雜 說	才 鬼 記	續 幽 恠 錄	再 生 記	揚 州 夢	高 力 士 傳	會 真 記	謝 小 娥 傳	紅 線 傳	神 女 傳	蔣 子 文 傳	劍 俠 傳	博 異 誌
窮 恠 錄	錄 異 記	靈 鬼 志	幻 戲 志	夢 游 錄	粧 樓 記	白 猿 傳	黑 心 符	李 娃 傳	劉 無 雙 傳	太 真 外 傳	杜 子 春 傳	柳 毅 傳	李 泌 傳	

晉唐小說暢觀

龍威秘書

四集 大酉山房

龍威秘書四集敘

說部浩如烟海楊升菴謂宋元不如唐唐不如漢允矣今說部所載如才鬼靈鬼等記皆唐人所著而剽竊而割裂之可乎顧其間碎金屑玉隸事者不廢搜羅若夫攤飯消閒何取乎爾漢魏之佳者余既採入甲集矣茲以晉唐小說之敘事津津有始有終者彙爲丁集如看全本傳奇雖婦人童穉咸知情節不至如雜齣之茫無頭緒矣

石門馬俊良嶸山識

龍威秘書四集總目

晉唐小說暢觀

第一冊

○西陽雜俎

段成式

諾皋記

段成式

第二冊

博異志

鄭還古

李泌傳

李 蘩

仙吏傳

太上隱者

英雄傳

雍 陶

△ 劍俠傳

段成式

第三册

柳毅傳

李朝威

虬髯客傳

張說

馮燕傳

沈亞之

蔣子文傳

杜鄴

杜子春傳

鄭還古

龍女傳

薛瑩

妙女傳

顧非熊

神女傳

孫願

太真外傳

樂史

第四册

長恨歌傳

陳鴻

梅妃傳

曹鄴

紅線傳

楊巨源

劉無雙傳

薛調

霍小玉傳

蔣防

牛應直傳

宋若昭

謝小娥傳

李公佐

李娃傳

白行簡

章臺柳傳

許堯佐

非烟傳

皇甫枚

第五册

會真記

元稹

黑心符

于義方

南柯記

李公佐

枕中記

李泌

高力士傳

郭湜

白猿傳

闕名

任氏傳

沈既濟

袁氏傳

顧夔

揚州夢

于鄴

第六册

粧樓記

張泌

雷民傳

沈既濟

離魂記

陳元祐

再生記

閻選

夢游錄

任蕃

三夢記

白行簡

幽怪錄

王暉

△續幽怪錄

李復言

幻戲志

蔣防

第七册

幻異志

孫頴

靈應傳

孫頴

才鬼記

鄭蕢

第八册

靈鬼志

常沂

元怪記

徐炫

續元怪錄

闕名

昌黎雜說

韓愈

△錄異記

杜光庭

飛燕遺事

闕名

趙后遺事

○ 搜神後記

陶潛

窮懽錄

關名

△ 幽懽錄

牛僧孺

古鏡記

王度

楊娼傳

房千里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一冊

酉陽雜俎

段成式

諾臯記

段成式



酉陽雜俎卷上

唐 段成式撰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  
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  
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  
琮

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

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閣曰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聲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聲說文云即壻字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鞅及鞞正月進箕帚長生

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繪為鞞刻龍像銜之或為蝦蟇五

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

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

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

類相言於足下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鈞深藏往當時學者莫

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

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

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

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日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

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

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釜於中又密選常住奴

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

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

如言而往至西後果有群豕至奴恣獲而歸一行大喜  
令窺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  
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  
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  
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  
也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  
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曠心壞一切善  
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  
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  
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  
捫蘿越澗境極幽夔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徒倚間  
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  
襪物方睡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  
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  
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言曰君知月  
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  
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問僕有斤斲數事玉屑飯

兩裹投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  
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  
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泰宗  
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  
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  
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  
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和尚法力加護宣公  
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  
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  
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  
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  
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  
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  
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  
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  
九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白可致藥於此上有

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  
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  
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  
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  
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  
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  
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  
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  
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于葫蘆  
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  
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襖取一石合大若兩指  
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  
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  
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  
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  
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  
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筭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

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  
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佳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  
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  
襪物大如菱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  
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盡且以酒色  
爲誠也裴還洛中路閱其附信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  
虵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  
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遷授巴州清化縣令矢志成疾惡明  
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  
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  
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  
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  
吏甚衆見妹聳賈奕與已爭然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  
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  
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  
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  
奕鼓刀趨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

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  
幘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  
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  
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  
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  
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苜附地亦飛花  
密無刺其花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苜附地亦飛花  
初出如馬勃破大如壘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  
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洗  
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艸交煥其地及壁澄  
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  
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  
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  
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頂有  
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  
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  
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  
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

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曾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  
 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觀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  
 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  
 一日覺臥室北墻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  
 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墻忽透明如一  
 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  
 外耳有數人荷鋏鑿立於穴前一日崔問之皆云邢真  
 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驪五六悉平  
 續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與中白帽垂綬執五明扇侍  
 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為公再三論  
 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  
 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  
 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  
 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  
 衆皆閉戶不敢聲歎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  
 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臆疎揮色若削瓜鼓髯  
 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  
 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

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泣言其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瑄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魚殮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繪數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龜茲板為托其久病鱸而終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下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塾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簾沙數掬按捺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禡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

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于盤上喫之悉成  
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  
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本驕雅不識道者今返請  
爲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  
若限未足復須力于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度卒某事也  
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  
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  
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  
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荆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于白湫南  
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  
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利息之術盧覺竟  
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  
埋形隱德洞過蒼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  
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  
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  
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  
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

西陽雜俎  
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簣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樁，就輦，正當二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于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甃，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若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撤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

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譙不得復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竒，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

獲

雲安井自大江派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泐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振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元宗旣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旣畢覆其本記念精熟

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  
爲聖人先是一行旣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  
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  
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  
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  
上鐘梵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  
言怪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  
一行旣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  
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  
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  
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太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  
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  
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簌簌旣而謂其  
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  
耶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  
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  
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  
洛下閎造大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

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額云：「無不可者。」語訖，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口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堂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



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禪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元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元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騎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坐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

軍不悅因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  
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  
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  
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  
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驂尾焉  
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訪李  
騫在坐訪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  
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訪曰生

魚能掌孟子所稱雞跖猩唇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  
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  
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為鄭氏所記此物不書  
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屑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  
脂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岬議曰鮓之就脂驟於屈  
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  
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緘非金人之慎  
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

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  
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鮓表以譏刺  
時人其詞曰臣鮓言伏見除書以臣爲鮓一日熬將軍  
油蒸校尉臙州刺史脯脂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  
籠臨鼎載兢載惕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鮓腹之誚  
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  
臨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  
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櫛輕  
瓢纒動則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蘿  
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丸殞勿辭無任屏營之  
誠謹列銅鐺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  
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  
謝也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  
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  
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  
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  
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

西陽雜俎卷下  
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譴爾吏酌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惟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織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堅冰陷一鈎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西陽雜俎卷上終

西陽雜俎卷下

唐 段成式撰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疴衍氣多仁陵氣多貧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家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

一云

篆書制書

列書、日書、月書、風書、暑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撒書、景書、半草書。

歷城北一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醮集，叅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曰：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曰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曰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與，不如白面書生。

王彥威尙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

夜兩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知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讓誅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績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日蕭蕭風簾舉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水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水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魴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

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麴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卽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比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濶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

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蠅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

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  
嘔治熊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學者方生獲  
一熊置柜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  
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  
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  
作法事唯昇一柜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日  
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  
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  
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  
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  
則人人爲國手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  
崇邃歷中被褻之勝也會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  
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  
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  
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  
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



靈運池塘十字焉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王簿崔  
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  
能過此惟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  
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隨命筆爲  
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  
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  
留謝此山阿

梁宴魏使李騫崔劭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劭曰昔申嘉聽歌愴然知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  
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劭曰延陵昔聘上國  
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  
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劭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  
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劭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  
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燿將以誰屬遂  
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未有闔人騫曰  
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劭曰若值袁  
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為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窺點時人為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九墨盈袖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段成式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鄧君被人打下領骨脫某為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為花柳

之遊竟畜亡命訪城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高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萬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于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於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

西陽雜俎  
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彼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官位騰躍，恠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旆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于襄陽頓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sub>吐</sub>，<sub>吐</sub>芽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

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之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

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掉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叙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

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元績笑曰子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子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劄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元績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

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元裝西域記云中天婆羅厘斯國鹿野東有一澗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于壇側隱者按劍念咒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

良久出詰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此一子應遽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久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



何爲處乎利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  
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  
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  
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  
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  
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之矣又誥禪師本傳云日照  
三藏詣誥誥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誥  
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誥  
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利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  
乃彈指數十日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  
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止子壺止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  
見壺止子壺止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始見吾杜德機  
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止子壺止子曰嚮吾示之  
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止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止子立未定失而走壺止子曰吾與之虛而  
猗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

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虛王衍曰後擲似前擲  
矣蓋取於列子均後于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  
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酉陽雜俎卷下終

諾臯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堂祀將以著於感通  
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  
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口鬼不傷人  
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寵下之駒掇莊生言  
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  
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  
覽歷代怪書倘疏所記題曰諾臯記銜談鄙俚與言風  
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游息之暇足爲

鼓吹耳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諾臯記

唐 段成式撰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太一君諱膈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灑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

上卿侯改白雀之亂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  
作災堅惡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一曰陰第二星曰叶一曰詣一作詣

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一作理第五星曰防一作第

六星曰開寶第七曰招搖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  
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  
姁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

有六女皆名察一作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

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  
下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

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  
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

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

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

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

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

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蠶生 丙午日鬼名

挺驪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

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遞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

辰日鬼名天雉 辛卯日鬼名懋 西垂鬼名髮廷廷

廁鬼名項天竺一日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

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蛇

鬼名例石圭一日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

茶鬱壘領萬鬼舊讎詞曰甲作食凶狒胃食虎雄伯食

魅騰蘭一日 食祥攬一日 諸食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

共食礫一日 死寄生窮奇騰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

遊光 纁毅 諸渠 印堯 夔瞿 儉穉 將劇

摘脉 堯峴寺一日堯峴等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

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郗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旣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日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逐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灰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

一曰加討襲諸國所色伽當

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線一條自畱一一與妃妃  
因衣其線謂王線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  
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  
線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線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  
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  
線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線上千萬重手印悉透  
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  
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陁婆  
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娑陁婆恨  
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  
有王名娑陁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  
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  
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僞且自恃  
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  
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  
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工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

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一日水宛一日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

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一作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



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  
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  
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鳥二年八  
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  
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今吾通  
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  
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  
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

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  
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  
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  
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  
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  
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鼉龜一日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  
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臨濟有姪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  
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

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出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

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挿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役。一作日波烏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

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  
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  
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  
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  
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  
不妍女無鬚亦醜文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  
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經十餘年士  
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恠問之王泣  
曰吾國有難禍在且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  
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  
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  
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  
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  
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  
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  
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  
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  
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

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蝦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賁一作貢無五色玉，令賁安西諸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

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運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

衆屍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瞠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賈相公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一作明日當有雨。

騎衣慘絀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號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博士邱濬說汝州滂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父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

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  
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  
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  
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  
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  
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  
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  
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  
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  
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  
者前白車鞣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  
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  
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  
忽患者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  
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

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  
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  
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教勒之術  
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  
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  
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  
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恠問弟子何由  
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

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  
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  
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  
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葦十  
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  
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  
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  
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  
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



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惘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聞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緘索而獲，卽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緝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結印契縛，爆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邨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箒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錠，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

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錢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

元和中蘓湛游蓬鵲山暴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  
我行山中觀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  
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  
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  
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蠶矣有蜘蛛黑  
色大如鉅鏹走集巖下奴以利刃決其網方斷蘇已腦  
陷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引弓  
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劍者  
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  
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  
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鱠數盞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  
如黑豆乃寘於茶甌中以盞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  
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客競觀之隨  
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

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入，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

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鳥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漣水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眾懼曰：必龍也。遂急歸。

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  
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承水誤  
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  
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  
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  
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  
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駭

至三更後孟纔交曉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  
摔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隻袒而出還  
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  
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  
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湏早發  
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  
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  
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  
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

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  
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  
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  
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  
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  
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  
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遂滅。妻  
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  
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願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  
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  
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  
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為形，稍工者則為佳矣。劉  
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  
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  
亦許。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  
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  
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

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  
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  
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  
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  
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  
疾發劉與男女醉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  
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  
不可舉迺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藥方  
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  
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携賢妹心  
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  
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  
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  
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  
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  
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譽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  
坐廳中忽聞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譽頗異之笑聲漸

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嘗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潤，勢如鑊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拊掌大笑。有頃，共牽嘗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嘗亦隨出。嘗纒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嘗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嘗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于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烟生，彌于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五金一作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西常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遠視之飯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蠱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酌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參一曰永嘉郡記作山魅一

名山駱一名蛟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

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墜赤

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名山

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

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

都婦女為人都鳥鳥一曰都左腋下有鏡印濶二寸一分

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

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

禁有打土壘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

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

可為履履治腳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鬪髀并北  
斗鬪髀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于  
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  
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  
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  
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  
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  
月官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  
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  
繩繫于野外大樹下人匿于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  
知無人至乃于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  
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  
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于草中若不可得  
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  
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

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頌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一作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日如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總相見遽言我牛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

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于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夜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纒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胆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

平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于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恠魅敢凌人如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

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惧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玉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

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錯他答反補器又樹溜云器踏物頭也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卽驢矣筆錯乃油桶也菌卽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撥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

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礮石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關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擒一

蕭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  
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嚙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  
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  
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簌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  
災祥密令人持鑿擊之正當其胸驕然反中明扇鈕  
大怒詬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  
怒方解鈕至今尙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元常出郊厠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  
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見其肘老

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元如其言及  
解視之一臂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  
又元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  
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  
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  
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  
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  
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

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痲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  
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斗  
器常起于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  
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線焉時  
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  
將剖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